

(美) 诺尔曼·马尔康姆 著



回忆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维特根斯坦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回忆维特根斯坦

[美]诺尔曼·马尔康姆 著

附 G. H. 冯·赖特著“传略”及

维特根斯坦致马尔康姆的信

李步楼 贺绍甲 译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忆维特根斯坦/(美)马尔康姆著;李步楼,贺绍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ISBN 978-7-100-08973-9

I. ①回… II. ①马…②李…③贺… III. ①维特根斯坦,L. (1889~1951)—回忆录 IV. ①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289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回忆维特根斯坦

[美]诺尔曼·马尔康姆 著

李步楼 贺绍甲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973-9

2012年8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6 $\frac{1}{4}$

定价:15.00元

目 录

第二版前言

诺尔曼·马尔康姆 1

传 略

乔治·亨利克·冯·赖特 3

回 忆

诺尔曼·马尔康姆 29

维特根斯坦致诺尔曼·马尔康姆的信 119

第二版前言

这本书由三部分组成：乔治·亨利克·冯·赖特写的“传略”，我写的“回忆”和我收到的维特根斯坦来信的完整原文以及我对这些来信的注释。

“传略”最初是于1954年以瑞典文登在芬兰哲学学会的年鉴上。其英译文本发表在第二年的《哲学评论》上，并于1958年在本书的第一版中再版收录。1967年重印本书第一版时，冯·赖特教授做了一些订正和修改，1982年当这篇传略作为内文之一收入他的《维特根斯坦》一书中时，他又做了少量的进一步的修改。

这个新的版本最显著的特点，是全文公布了在1940～1951年的十一年间我收到的来自维特根斯坦的全部信件。这些信都是用英文手写的。本书后面这些信件的印刷文本中，以及在“回忆”中引用这些信件时，都保留了维特根斯坦的语法、标点符号和拼写方法。

尽管“回忆”中有大量来自这些信件的引文，但是我认为，这些信件的全文可以更为生动地揭示维特根斯坦的某些个性和人格特点，这一点单靠“回忆”中的那些引文是做不到的。从这些信件人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重视友情，他是多么关心他的朋友们的健康和幸福。他有时提醒、劝告

甚至责备他们，而这些信件却显示出他是一个多么谦逊的人：他爱开点玩笑，说点小笑话，同时流露出温暖人心的热情。一句话，这些信件比其它任何材料都更好地揭示出维特根斯坦的人格品质，因而它们也是“回忆”一文恰当的补充。

“回忆”一文最初发表于 1958 年，这次出版前未做修订。这一版中保持了该文原来的记叙方式。主要的变化是删减了一些引文，以便减少文字的重复。信件的全文做了编号，“回忆”中引文后面方括号中的编号数，标明该引文的出处。“回忆”末尾附有几条补充注释。

诺尔曼·马尔康姆

1984 年

传 略

乔治·亨利克·冯·赖特

1951年4月29日，我们时代一位声誉卓著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英国剑桥逝世了。

人们都说，维特根斯坦启迪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而对两者他都加以否认。一个是所谓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十年间表现得很突出。另一个甚至包含更多的不同思想倾向而不能用一个名称来概括。在早期它有时称为剑桥学派。战后随着它的影响所及而盛行于牛津，这一思潮以语言哲学或者牛津学派而广为人知。

确实，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对于当代思想的这两股潮流是十分重要的：对前者，有他早期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和他同维也纳学派一些成员的讨论；对后者，除了《逻辑哲学论》以外，有他在剑桥的讲课以及他生前未曾出版的片断著作。而维特根斯坦对他本人影响的后果不满意，这也部分地是真实的。他没有介入由于他的著作和思想所引起的世界范围的讨论。他认为——我相信是有理由的——他的思想经常被那些甚至自称为他的信奉者的人所误解和歪曲。他怀疑将来他是否会得到人们较好的了解。有一次他说，他觉得他好像是在为那些具有与当今人们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和不同的生活态度的人而写作，好像为了另外一种文化的人。^①他自己所以不出版他的晚期著作，这也是一条理由。

① 见《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和我的文章“维特根斯坦和他所处时代的关系”，该文见《维特根斯坦》（布莱克韦尔，牛津，1982年），201-206页。

维特根斯坦回避出头露面，他回避同他觉得讨厌的周围环境的任何接触。在他的家庭和私交的圈子以外，他的生活和性格很少为人所知。他的难于接近引起了一些关于他的个性的荒唐传说，也导致对他的学说的广泛的误解。在关于他去世的报道中发表的资料，许多是错误的。我读到的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大多数传记文章，都与维特根斯坦的情况不相符合。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于1889年4月26日出生于维也纳。维特根斯坦家是从德国萨克森州侨居到奥地利来的。这是一个犹太人家庭。同人们常说的情况相反，它与同名的王室门第没有关系。维特根斯坦的祖父从犹太教改信新教，他的母亲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天主教堂受过洗礼。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肯定是一个很有知识和意志坚强的人。他是一位工程师，并成为奥匈帝国钢铁工业的领导人物。维特根斯坦的母亲则以深厚的艺术素养影响着这个家庭。她和她的丈夫两个人都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维特根斯坦的富裕文明的家庭成为一个音乐生活的中心。J. 勃拉姆斯是这个家庭的亲密朋友。

维特根斯坦是五兄弟和三姐妹中年龄最小的。所有这些孩子在性格和才艺方面都有很高的禀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无疑地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既然他摆脱了那种希望显得与众不同的虚荣形式，他就不可避免地同他的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也许他真是生活在精神病态的边缘，他终生都害怕被推过这个界线。但是说他的著作有一种病态的特点，那是

错误的。他的著作具有深刻的创见，但是一点也不怪诞；同他的特点一样，他的著作也自然、坦率，没有任何矫揉造作。

维特根斯坦在家里受教育直到十四岁。尔后的三年他在上奥地利首府林茨的一所学校上学。他的志愿似乎是想在维也纳跟玻尔兹曼学物理。然而玻尔兹曼于1906年去世，同年维特根斯坦从中学毕业，他进了柏林夏洛滕堡工业大学。

他选定学习工程技术是他早年的兴趣和天赋的结果，并不是由于父亲的影响。他一生都对机械饶有兴趣。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制作了一架缝纫机器而备受称赞。甚至在晚年他还能花上整天时间察看放在南肯辛顿博物馆的他喜爱的蒸汽机。还有几则关于他的轶事说，当有些机械坏了时他就充当工匠来进行修理。

维特根斯坦在柏林一直待到1908年春天，然后到了英国。1908年夏天，他在达比郡的格洛索普附近的高空风筝飞行试验站用风筝做试验。同年秋天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注册为工程系的研究生。他在这里注册直到1911年秋天，但是很多时间是在大陆度过的。在这三年期间他从事航空学的研究。他从风筝飞行试验转到制造一种供飞机用的喷气反冲推进器。起初是发动机吸引着他的兴趣，但很快他就埋头于推进器的设计，这实际上是一项数学任务。从这个时期起，维特根斯坦的兴趣开始转移，首先转向纯数学，后来转向数学的基础。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对我提到，他在曼彻斯特那几年所研

究的问题，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遗憾的是我没有足够的好奇心去更多地问他。我认为他想到的是反冲发动机当时特别是在航空学方面所起的作用^①。

在维特根斯坦的一生中，从1906年到1912年是他艰难探索和最终明确自己职业的时期。他对我说，在那些年间他经常是不愉快的。他几次中断已经开始的工作，并迅速转向某项新的工作，这些都证明了他的心情不安定：如离开德国到英国，用风筝做试验，制造喷气发动机，设计推进器，对纯数学的兴趣，以及最后对于数理哲学的兴趣。

据说维特根斯坦曾向某人请教关于论及数学基础的文献，后者向他指出1903年问世的罗素的《数学原则》。看来很清楚，这本书极大地影响了维特根斯坦的发展。可能就是这本书引导他去研究弗雷格的著作。以弗雷格和罗素作为两位最有才华的代表的“新”逻辑，成为维特根斯坦进入哲学的入口。

如果我记得正确^②，维特根斯坦曾告诉我，他青年时期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而他最初的哲学

① 有关维特根斯坦在曼彻斯特时期的资料，是由W. 埃克勒斯先生和W. 梅斯先生记载的。反冲发动机的设计与与维特根斯坦一生中这个时期有关的一些其它的文件，保存在曼彻斯特的大学图书馆里。我听说维特根斯坦为他在航空学领域里的一些发明取得了专利。

② 我通过同维特根斯坦谈话所得到的传记材料，直到他去世都不曾记录到纸上。我非常强烈地感到，在我们谈话以后随着就把它记录下来是不恰当的。他不经常谈他的过去，只是偶尔地谈到他的青年时期，而这在他是一种痛苦的追忆。想到有人在为作传记而搜集资料肯定会使他极端讨厌。

思想就是叔本华主义的认识论的唯心主义。这种兴趣与他对于逻辑和数理哲学的兴趣是怎样联系着的我不知道，我只记得他说过，弗雷格的概念的实在论使他抛弃了早年的唯心主义观点。

决心放弃研究工程学以后，维特根斯坦首先到德国的耶拿同弗雷格讨论他的计划。显然正是弗雷格建议维特根斯坦去剑桥就学于罗素，他接受了这个建议^①。

这大约是1911年秋天的事情^②。第二年年初他获准进三一学院，并在大学注册，起初是作为一名大学生，后来就成为了一名“研究生”。1912年的全部三个学期和1913年头两个学期他在剑桥。1913年秋初，他同一位在剑桥交的朋友青年数学家D. 平逊特一起去挪威游览。10月间他在英国做了一次短暂逗留之后，独自回到挪威，在卑尔根东北松恩峡湾希约尔敦的一个农场留居下来。直到1914年大战爆发，他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他很喜欢这个民族和国家，甚至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挪威语。在希约尔敦附近一个偏僻的地方，他为自己建了一所小屋，在这里他可以过着完全隐居的生活。

① 这是维特根斯坦对我讲述的情况，他的说法为他姐姐海尔曼尼的笔记所核实。因此看来罗素是搞错了，因为他在发表于《心》(60卷，1951年，期数不详)的纪念文章里说，维特根斯坦在来剑桥之前并不认识弗雷格。

② 我不能确定维特根斯坦第一次会见弗雷格和到达剑桥的准确日期。他在曼彻斯特注册的是1911年的米迦勒节(9月29日——译注)学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十年，在剑桥是知识界特别活跃的时期。B. 罗素的才智已达到炉火纯青，他和 A. N. 怀特海合写了《数学原理》，这是逻辑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是 G. E. 摩尔。维特根斯坦很快就同罗素亲密起来^①，他也经常见到摩尔和怀特海。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早期的朋友当中，还应提到经济学家 J. M. 凯恩斯，数学家 G. H. 哈代和逻辑学家 W. E. 约翰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题献是纪念死于战争的 D. 平逊特。

除了哲学以外，维特根斯坦在剑桥还做了一些心理学的实验工作。他在心理学实验室搞过一项关于音乐中节奏的研究。他希望实验会阐明他感到兴趣的一些美学问题。即使以高标准来衡量，维特根斯坦也是一个极富音乐才能的人。他吹单簧管，有一段时期他希望成为一名乐队指挥。他有一种少有的吹奏口笛的技能。听他用口笛吹奏一个完整的协奏曲是一种极大的愉快，只有在为了使听者的注意力转向某些乐曲结构的细节时，他才有意停顿一下。

我们了解维特根斯坦这几年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他写给罗素的一系列信件。另一个来源是平逊特的关于他们的剑桥生活和他们去冰岛、挪威旅游的日记。这些信件和日记不仅有助于说明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年轻人的品格，也有助于说明他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朋友中间的为人。这些信件中还包含有最初建立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声誉的著作逐渐地发

^① 罗素在前述的纪念文章里说：“结识维特根斯坦是我平生最为激动的知识上的奇遇之一。”

展的有趣的情况。

维特根斯坦最初的哲学探索是在弗雷格和罗素研究的那些问题的领域里。像“命题函项”、“变项”、“概括”、“同一”这样的概念占据着他的思想。他很快就作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发现，即关于所谓“真值函项”的一种新的符号系统，它引到作为“重言式”的逻辑真的解释^①。

《逻辑哲学论》中最成熟的部分是对于逻辑的处理。维特根斯坦是在1914年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在他二十六岁之前形成了这一方面的基本思想。后来他埋头于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有意义命题的本质问题^②。有一个故事说明他是怎样得到语言作为实在的一个图象这个想法的^③。在东线的一个战壕里，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在巴黎发生的一件涉及汽车事故的案件。审案时当堂摆出了一个事故现场的微缩模型。这个模型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命题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是对事件可能状况的一种描

① 这里说到的符号系统与《逻辑哲学论》6·1203中说明的大致是一样的，后来他发明了现在大家熟知的真值表（《逻辑哲学论》4·31等）。

② 他在战争期间保存的一个哲学笔记本中写道：“我的全部任务就在于解释命题的本质。”

③ 关于这件事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这里所讲的故事是根据1930年6月写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笔记本中的一段文字。弄清楚维特根斯坦的命题是一个图象的概念是否以某种方式同H. 赫兹的《力学原理》引论有联系，将是有趣的。维特根斯坦知道这一著作并给以很高的评价。在《逻辑哲学论》和维特根斯坦后来的著作中都有该书对他影响的痕迹。

述。它之所以有这个功能，是因为模型的各个组成部分（缩小的汽车、房子、人群）和实际的事物（房子、汽车、人群）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这就使维特根斯坦想到，可以把这个类比倒过来，说一个命题就相当一个图象，因为它的各部分与世界之间有类似的对应关系。命题的各部分组合起来的方式——命题的结构——描述了实在成分的一种可能的组合，即事物的一种可能状态。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可以称作是真值函项理论和语言是实在的图象的思想这二者的综合。从这个综合中产生了该书的第三个主要内容，即关于那种不能说出只能显示的东西的学说。

战争爆发的时候，维特根斯坦虽然由于疝病已被免役，但作为一名志愿兵参加了奥军。开始他在维斯杜拉河的一艘船上服役，接着到克拉科夫一个生产大炮的车间工作。后来他在东线作战。1916年他奉命去摩拉维亚的阿尔木兹接受军官训练。1918年他转移到南线。由于11月间奥匈军队的崩溃，他成为意大利人的俘虏，直到第二年的8月他才得以返回奥地利。被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是被囚禁在南意大利蒙得·卡西诺附近的俘虏营里。

维特根斯坦被俘时，他的帆布背包中放着他的《逻辑哲学论》的手稿，这个著作是以G. E. 摩尔建议使用的拉丁文题名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为世人所知的。1918年8月他在度假时完成了这部著作。多亏他在剑桥时期的一位朋友凯恩斯的帮助，在囚禁中他得以通过书信同罗素保持接触，并且能把手稿寄给他。他还寄给弗雷格一份副本，并且

同他通信。

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思想是维特根斯坦的习惯。录写的条文通常标有日期，因此它们组成日记的样子。早一些的笔记本上的内容往往在后来的笔记本上又重新研究一番。有时他对同事和学生进行口述。1914 年春在挪威他对摩尔口述了关于逻辑的若干思想。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他对石里克和魏斯曼作过口述。所谓蓝皮书就是结合 1933 - 1934 学年在剑桥的讲课进行口述的。所谓的棕皮书是他在 1934 - 1935 年私下对几个学生口述的^①。

有一些为《逻辑哲学论》作准备的笔记本被保存下来^②。这些早期形式的概要和片断是很有趣味的。一方面因为它们显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们阐明了这个极度浓缩了的最终文本中的许多难点。1916 年的一个笔记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它讨论的主要是自我、意志自由、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等问题。可见在《逻辑哲学论》中关于这些题目多少有点格言式的论述，是从大量的材料中提炼出来的。这些笔记表明维特根斯坦受到叔本华的强烈影响，其中也可认出一种偶尔表现的斯宾诺莎的风格。

在最早的一些笔记本中，一部分内容是用代码写的，这种代码维特根斯坦一生中一直在使用。用代码写的笔记绝大

① 这两本书于 1958 年出版，书名为《〈哲学研究〉的早期习作》，广为人知的名称则是《蓝皮书和棕皮书》（布莱克韦尔，牛津，第 2 版，1969 年）。

② 于 1961 年出版，书名为《1914 - 1916 年笔记本》（布莱克韦尔，牛津，第 2 版，1979 年）。